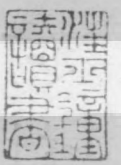


鬼董狐卷第一



洛陽人年頽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
息於路傍見一尸發露骸骨頽甚傷念之達曙
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
衣仗一劍拜頽曰我強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
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為所害埋于路傍久經
風雨所以發露蒙君覆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為
克勇人死亦為克勇鬼若能容我棲托但君每
夜微奠祭我當庶君指使我既得托於君不至

飢渴自得令君所求狗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
乃試設祭饗暗以祀禱祈夜又夢曰我已托君
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
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竊盜人之財
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穎見隣
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隣婦至
夜半忽自外踰牆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
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處忽
如夢覺我亦不知是何怪也不知何計却得還

家悲泣不已穎甚憫之潛留數日其婦家人求
訪極切至于告官穎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
人出別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攝去今却得
回婦人至家後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
至穎家不至曉却送歸經一年矣家人皆不覺
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于穎曰若
不白我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寔隣婦遂
告于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
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即反白于穎

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
此嬾人以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去須臾隣
家飄風驟起一望俱黑色但是符籙禁法之物
一時如掃復次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頴
宅擒捉頴乃携此婦人竟逃不知去所
章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書坊有
愛妾曰裴六娘者容範曠代宅于崇仁翰常悅
之居無何翰有故遊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
病死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殯

于堂與既無家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
宿德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寐忽見

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長
犬許著豹皮視鋸牙披髮更有二鬼繼進乃拽
朱索舞于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柰何又曰
寢矣便升階入殯所折發昇櫬于月中破而取
其尸糜割股俸环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服狼
籍翰恐懼且痛之自尔日向叫我作貴人我今
擊之必無害遂潛取帳外竿忽于暗中擲出大

叫擊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
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
人聞變亂起來救之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
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噉處亦無所見翰恍惚
以為夢中驗其墻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
後數年翰貴達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
歲童兒舞于竿杪忽有一物狀如鸚鵡探之而
去群衆大駭因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

鮑刻作掠

鮑刻作去

之上梯而取之而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
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云飼果實飲食之
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一劉氏為妻後
數十年吳生宰縣于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
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持不可禁
徃、有逆意者即發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
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戾心稍外
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獵于野獲狐兔

甚多致庵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潛入庵舍
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問狐兔所在而
劉氏俛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曰劉氏食之
盡矣生始疑劉氏為怪也旬餘有縣史以一鹿
獻吳生命致于庭已而吳生始言將遠適既出
門即匿身潛而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皆盡
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按其脾而
食之吳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數
輦持兵杖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

立庭目若電光齒如戟刀筋骨盤蹙目盡青色
吏卒俱戰慄不敢近食頃東向而走其勢甚疾
竟不知其所在

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公
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
見一徑甚微若舊有形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
詣也段曰昔有二僧居此頂山殿宇宏壯林泉
甚佳蓋唐開元中萬迴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
役兔工非人力所能及或聞樵者說其僧為怪

物所食今二三年絕跡矣又聞人說有二怪物
在于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
乎侵暴怪物何類而敢噬人今日必挈其首至
于門下段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伏
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段悄然曰韋生當其咎
耳自東捫蘿躡石至于精室悄寂無人覩二僧
房大敞其戶啟錫俱在衾枕倏然而塵埃凝積
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僵寢之
處四壁多掛野狐玄熊之類或危炙之餘鍋竈

鮑刻作未

柴薪自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怪來
至遂拔栢樹大如碗去枝葉為大杖扃其戶以
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怪物挈鹿而
至怒其肩鏑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踏於
地自東以栢樹搗其腦再奔而斃之拽之入室
又閤其扉頃之復有怪物繼至似怒前歸者不
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踏于戶闕又搗之亦斃
自東知雄雌已殞應無倚類遂掩閉烹鹿而食
及明斷二首挈餘鹿而示段大駭曰真周處

鮑刻作闕

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覩者如堵有道
士出于侍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敬告于長
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急人之急何為不可道
士曰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
年前神仙為吾配合龍虎丹一炉據其洞修之
有日矣今靈藥將成數有妖魔入洞就炉挈觸
藥幾飛散思得到烈之士伏劍衛之靈藥倘成
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耳自東踴躍曰乃平
生所願也遂伏劍從道士而去路險躡峻當太

白之高峰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
丹之室惟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日五更初請君
手伏劍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
東曰謹奉教久立燭于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
巨虺長數丈金口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
東以劍擊似中其首頃間若輕霧而化去食頃
又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芟荷之花緩步而至
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曙有道
士乘雲駕雀導從甚眾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

弟子丹將成矣我當來為証也盤旋侯明而入
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
和詩曰三秋稽願叩真靈龍帟交時金液成絳
雪既凝身可度蓬萊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
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
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
二人因以泉滌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
而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洞尚有怪物骷髏尚在
道士亦莫知所止

鉅鹿有王氏女美容儀而家貧同郡凌生納為
妻凌妻極如嘗俟凌出使婢縛王擲深谷中王
偶脫而逸去入他郡為女道士作妾薄命歎千
餘言一夕見夢于凌語所夢且以詩授凌覺
而得其詩于褥前後凌妻死王乃得復返予聞
其事甚怪惜不見其詩客近有傳示予者因錄
之衆尋坦路淒風響枯枝路本羊腸形折轉
多他歧誤識為直道偶陷深蕪藜密林閉寒月
清光透妾肌野鴉徹夜啼蒙鷓笑自悲雄狐繞

妾豈鼯鼠相追隨
獨近庖狼窟
啖吐安可期
妾心豈不惧
仰賴穹蒼垂
少年學彈箏
善鼓陽春詞
長年學吹笙
一吹凌鳳儀
中年罹家禍
衆口生嫌疑
主君不及察
逐妾江之碕
昔嘗致幽詞
酣飲頗見奇
今忽厲顏色
中道成睽離
羣寵好由食
妾獨甘若齋
羣寵好寵好
外交妾獨嚴
門楣人情惡
異已璫瑀摘
瑕玼主君豈
不明妾心洞
無欺彼忍弄
盃毒危機轉
斯須不解覆
盃情謂我爭
妍媸捐棄長
三年

鮑列作羸羸

剖心無所施
呼天々不言
呼地々不知
獨呼父与母
何用生我為
羸々溘草宿
父母呼孽々携手問
苦樂白髮雙涕淚
訓妾無改心
掣手忽失之
村鳩已罷韻
林杪流朝曦
凝霜厚膚于展轉
寒且飢々尚乏糠粃
寒苦減然箕振衣
恣所適偶入班姬祠
配享古烈婦
異代同貞姿
吞声禱玄琰
相委蛇老尼推朕兆
端貞諒所宜
神明保終竟
致志母自衰
出門頽孤影
棣々何所嘗
寒波却宿眸
獨步清淮湄
偶逢驪山姬
左右

鮑列作其

鮑列作朕

鮑列未脫

鮑列作洗

兩相發長跼叩休咎為我問靈著白茅藉沙土
 展冊尋良規上卦乃山岳下卦乃澤陂義文命
 為損剝象豕為時周孔析神教示妾懲室辭左
 贈漢瑤簪右贈漢瓊芝玄醞瀉壺烟霞滿漢危
 一吸沈塵骨再吸清宿脾稽首願為後丹不
 能追極自望空際俯首致遐思兀然迷去住深
 雲忽回馳濛濛宿霧生霏霏兩雪滋鳴不自
 憐行何所治遙玉宇寒念懸漢眉浮
 覆載間鬱何能支慷慨復自寬靜一貴所持

鮑列作蘿

鮑列作攬

鮑列作蘭

凌晨拾杜若薄暮搴江籬入溪檻薛芷陟山來
 辛苦滋菊以充佩幽蘭以存編薰蕙紉高髻芳
 蓀結輕綦芙蓉製裳裙周旋亦織襪臨泉更洗
 心湛無塵私願登主君門舍血懇所罹隣母
 憫我寃為妾啼橫願勸汝須鄭重枉自獲忸怩
 羣冠方治容寧堪衆嚙吮引領望危閣霄漢千
 重基十二玉欄杆飛鞦敞楠檠佳氣鬱繚繞雙
 峙文鳩可仰不可即欽抱空漣瀉宮牆不得
 入况望存黍菜衣冠不得覩况望執盃匹聲響

鮑列作棖

鮑列作棗

不得聞况望微熊羆彷彿造四野雌雄飛雄雌
嗷々乱鳥鵲狂々狂鹿麋綠姻去夜燐明滅多
妖魑妾心不比石々破心不剗妾心不比鐵々
蝕心不移氣噫長作虹々消心不剗淚落凝碧
血々盡心不漓一心徑方寸宇宙為回維回維
今勿張妾身獨蹈危人生同百骸若樂何倍獲
誰家搗衣裳刀尺聞時規誰家贄中饋修澠鳴
金匙誰家慶兒女調笑声嘻嘻妾長抱窮^愁手足
空累々韞伏迴文巧悽々終對誰中宵坐長嘆

照鮑刺補

鮑刺作願

寒露濕淋漓噤噤孤鴈声々声然離披聽々裂
肝腸懊悞成真癡知生有碩果知彫有碧椅知
方不知圓大塊徒容伊自恨々無聊扶面如刀

鮑刺作遠

拒且唾攀柯欲雉經繡斷如人推持刀忍自刺

鮑刺作割

刀折空復噫人求生不得象求死無資天地誰云
寬無所容四肢誰云日月明往來不照私雨露
求沾潤誰云澤浩涿黃壤妾何日墨々徒行尸
撫膺登浩歎仰首見南箕々畔列半女望々上

鮑刺作未

鮑刻作處

鮑刻作鋪

鮑刻作持

鮑刻作亦

何其天上懸出恨人間徒自瘼不寐對明蟾吟
 哦薄命詩字、皆自咎句、皆自卑篇、相思
 淚耿、矢神祇結來明依歸庶女乃吾師危坐
 侯天所素楮鋪平墀織、出玉臂刺血忍号譁
 榻管書血字体勢迨樊姬大義閔細常國家根
 平治不比長門賦首尾祈歡怡時展跪天讀神
 鬼皆於戲讀罷卷作封殷勤孰為貽仰登衡岳
 峰俯臨湘水涯尺鯉竟不至賓鴻赤我詔賀、
 無所託願見雙黃鸝嚶、留好音翼短無所裨

欽衽復吟哦天風為我吹百虫為我奔羣芳為
 我萎花落春復華人老無回睨抱膝一假寐夢
 入主君惟宛尔素昔容申、弄長鬚拜起泣且
 訴問對良孜、主君頓然悟引手強携提避避
 忽振覺依然身在茲形影自相予惜、如蹲鴟
 愕然魄与魂骨立如枯榴盤、習故武而腓如
 柔螭施歸欲偃卧殘骸如囊皮默、忽回想人
 壽無百莖五内忘百感傷哀不可醫梳洗整容
 態亦自時礪砥春禎忘憂花百草時歲徒滴露

鮑刻作描

鮑列作簾

鮑列作偕老

鮑列缺 空二格

鮑列作陵

鮑列作空旗下一格

鮑列作鳥

鮑列作基

鮑列作遊
鮑列未缺

揉麴蘖醞釀成真醕和以愛河水漉以慈竹簾
 貯以諧者能泛泛浮綠蟻寄言獻主君斥之為
 村醜長夜不自愛摘蒲出瀾漪結為合歡扇奇
 價不貲寄言獻主君拋却供晨炊初秋復峻
 石中舍瑞琦礮成雙連環光爛羞琉璃寄言
 獻主君途途阻逶迤冬經不斷縷端緒華纓綵
 緯以歲寒線製成同心禱寄言獻主君願言克
 纓綵棄不復視况望收窮羸達心竟無由進
 退惟險夷安能坐待斃四海聊猶夷須女整飭

馭玄女楊參旗女擎雲蓋華女執霞麾弄玉
 秉長策青女執綵白帟服右驂左驂乃蒼螭
 前驅奮丹鳥後擁蛇與龜霸播馭招搖發輒何
 躡蹠駕言適東瀛仙妹對奕碁中有古麻姑挾
 豕坐以嬉一枰未勝負已爛樵斧柯迴輪急西
 向息駕崑崙岬登閬風苑瑤臺皓參差上坐
 西王母溫慰亦熙熙顧呼董双成命取素所司
 七絃妾對搏哀音動寒颺王母不忍聽泣餽双
 交梨謝歸轉風駕丹邱避且噦霸妃署南宇驚

鮑列作云

問來何遲袖出古書冊此是曹娥碑始稱節不
變終稱行充虧掩卷對清誨飛駕臨玄池北隅
苦風色姑射膚凝脂携我展画翫宛似秦山塵
却憶秦山陰瓊窟虛茅茨收淚何所往直到銀
河坻玉女正擲梭鼓臂不知疲離恨雖不言宿
淚凜凝頤頤我停机杼指心盟不移再拜領瓊
華復渡白銀橋題曰廣寒都宮殿相連漪織阿
步鉄板望舒笑喔咿羽衣霓裳曲再奏舞傲々
姮娥憐妾誠賜我不死劑苾々一刀圭試嘗甘

鮑列作漪

鮑列作崇

如飴無路獻主君長生敢自斬樂極罷觀聽憶
我損與篋乘風忽返駕履履舊園籬鄰母共相
勞周遊諒多禧顏色羨羨好靈慧失前雖聞之
頗自慶整衣獻所齋到門々不開拒我聲施々
衆犬吠狺々羣寵傍門窺依々門外柳青青々墻
上苔搖々路傍竹灼々籬邊葵采々雙死火池
塘戲深蘼相對皆有情無情獨處處長號欲奮
去此情絲繫縻薄鴉安鵲巢屈魚潛鳧此彼升
此願沉物理亦繆紕古來妾薄命顛連妾敢辭

鮑列作鴛鴦

鮑列作蘼

主君明且哲酌水分澠淄妾味誠不允主君當
自諂但願主君心權衡析毫釐但願主君身康
寧延福視但願主君家內外敦倫彞主君衣食
溫妾寒亦自懷主君常醉飽妾餒如噬肺此心
質神天威光赫初雷霆司忠孝善人終見毗
忠孝妾有違龍火尸壇遺妾情早鑒亮妙運成
和比唯妾素所恥巧媚如狐狸長舌如鷓鴣哺
啜如鸕鷀不意今之人愛此如鸕鷀微舒以為
賢虞姬遂鞭笞西施侍枕席共妾流三峽妾

鮑列作遂

鮑列作成

路此常態端貞宜取與神明三尺臨聽愬應詭
、曾聞尹吉甫疑蜂殺其兒投杼踰危墻魯母
豈不慈楚平放澤畔容色咸黑鰲汨羅終自沉
潔白隨流漸近世岳將軍一家遭斧鉞父子君
臣尚如此賤妾之命如銖錙又聞二叔煽流言
周公避東陞三田生內睽靈荆且自移張陳刎
頸交一旦身投泚王導痛伯仁負之托骸甌兄
弟朋友多若是賤妾之軀如蜂虻五倫自古不除諛
此心但保無傾歆再聞貝錦章嫉諛投豺猗莊

鮑列作移

鮑列作甌

鮑列作有
鮑列作盡

妾不自惜悲歌送戴媯省懷不敢書主君須細
窺一朝明妾心萬死纏葛纒太極象元炉陰陽
運神鍾默銀人與物雜然各相鹿初稟足修短
諛人當自收忽憶終南山秀拔無九嶷上多靈
異草毛女羣相嬉辟世三千年長髮飄髻鬢領追
與之遊微情尚羈羈雙鵲忽遠鳴願袂垂蟾蜍
右耳聞天鐘和薰暝兩雄煩撥火一屢笑龜夢
協休禕情曲幸剖白寵愛非所致望門泣謝主
君義黃庭一卷為磁鏤茹英披葉畔伴毛女靈

鮑列作鬢願
鮑列作顧

鮑列作暝
鮑列無雄字

鮑列作玻

漿不竭破瓊瓶馭風逐侶恣遨遊羅浮匡廬迤
啄喙人遭逆境須自得堅白從來誰磷緇飄然
長嘯去復去清泉白石容乎而
新昌令妻亡倩女工作凶服中有一嬪人婉麗殊
絕縣令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忽一旦慘
悴言之悽咽令恠而詰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
適所以悲耳令曰豕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
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乃以銀盃一
枚為別謂令曰他日相思以此為念令贈羅四

足去後恒思之持銀盃不釋手每過公衙即置
公衙案上先是縣某尉者已罷去還鄉其妻極
尚存縣遠來迎極乃投刺謁令尉見銀盃數窺
視之令問其故對曰此妻棺中物不知何由得
至此令嗟嘆良久曰其言始末無論媼人形狀
音旨及由孟贈羅之事尉憤報良久乃使人開
棺見婦人抱羅而卧尉怒甚積薪焚之沉其骨
于江

張師厚太原人娶同郡崔氏懿娘為妻琴瑟甚

諧生一子甫暮而卒懿娘念之因感疾而卒
師厚乃更娶白庄劉氏劉已嫁喪夫再醮師厚
性寬殘刻而妬急師厚嬖而畏之為所禁制如
處女不得浪出師厚于故妻墓未能忘情時一
往劉怨且怒乘間挾健婦擊碎其祠堂又迫
師厚焚取其骨投之江師厚歸夜垂涕屏處劉
怒詔曰吾故夫美而俊簪纓家也尔何物鵲弁
為人奴乃污瀆我爾犹悼亡我獨不念舊耶遂
大慟俄而疾作故夫憑馬叫呼怒罵以其背盟

而醮也師厚呼法者張雲老治之懿娘亦現形于旁曰余乃崔氏爾強以余婦又棄言焉又毀余祠沉余骨胡寧忍之余不尔貸也師厚百拜祈哀乃止劉亦蘓秋夕劉強師厚出遊猶有所畏呼雲老与之偕白晝飲酣艤舟龍潭劉方曼声而歌波心忽書然而有一丈夫綠袍乘馬出自水底劉掩面曰法師救我故夫來矣綠袍舒臂大餘挽劉入水雲老法無所施徒呼篤師赴救及得之岸傍氣已絕矣師厚方驚慟俄黑霧起于

舟中有人蓬首被血而立懿娘也雲老拔劍罡步而前劍墜于水雲老徒手搏之誤中師厚相縈多久之儻人入視則師厚殞于拳下矣時羣奴皆目見之故雲老止坐默流云夷堅丁志載太原意娘正此一事但以意娘為王氏思溫為從善又不及劉氏事案此新奇而怪全此再娶一節而洪公不詳知故復載之以補夷堅之闕

鮑刻作師厚

鮑刻作在

鬼董狐卷第二

秦燻之客洛人周浩卜居西湖隣即有白衣少
嬪來寓艷冶而慧始見猶自匿稍久目交心通
扣諸隣曰汴人李氏夫死服將除方謀再行
浩厚致媒幣室之嬪能先事中浩意相得甚歡
歲餘觀濤于江見準鬟女美出妻右心慕之茶
肆姥曰此女居六和捨父母亡矣獨與姨處方
願以樂藝自鬻浩捐金數十方獲焉始至其家
妻妾順比如麓墳後忽忿爭浩諭不可解至相

毆擊而怒方厲黑烟蓬勃出自叻蔽屋如墨奇
響一聲烟銷室空二艷俱失遣人訪其姨蕩然
砂磧也浩怪愕不敢居其屋從傳法寺假僧房
徙焉元日四鼓欲之秦氏賀甫出門陰風素然
籠燭隨滅妻不知從何來怒罵曰無行棄我逃
釋謂終不能近汝耶浩罔然不省其妖隨謝之
嬭曰我已徙入城矣偕至小宅中歡飲共宿至
明日乃得之望仙橋下半卧水中喘息僅屬掖
歸療治數日乃愈浩益恐遷館于秦氏一夕坐

書室有穴窻者叱之隨聲自隙入妾也鉛丹不
施雙鬟絲披而態度愈明艷倚浩嬌然曰主母
妬悍正藉君主張乃懦不能令使我至此且彼
非人乃死老魅君何為惑之浩亦迷罔不省留
共寢妾挽出遊偕飲中瓦酒家聞寺鐘而寤身
乃在後園池中污泥滿耳鼻秦氏呼一道士制之
不驗乃使四卒夜番守之浩雖不得出而二女
間至或憑浩言云云叫呼嬉厭之使他客送往
建康道遇時中時中曰是水族之怪也鬻為白

鮑刻未缺

鮑刻多在字

鮑刻作鮑魚

鮑則作少
余疑麗字

鮑則瀕下有示
字

衣穴西湖獺為麗女窟于江勿速拯將死于溺
矣為檄江湖神俾繫二物曰法不許殺也初周
浩在西京困不自聊有洛瀕瀕作老翁夜間洛中溺
鬼相謂翌日欲取白衣士自代其衣下穿而姓
周翁且而待日中而浩至姓狀衣袂如鬼語力
挽駐之乃脫至此又復遇水魅云

或曰人窮于萬物人不能神禽獸昆虫惡能神
又惡能魅人凡言魅者其寓歟余曰凡人形盡
則死、為鬼、而能有知者不待聖与智彼

其形止而神存故也至神則能神、又能神形
自神而形謂之通自形而神謂之定、則慧通
則空矣空則弥漫八極而無所不至故能運天
地化萬物生亦神死亦神生有不神者自空之也
寔其所以空者而無以受故也惟萬物則不然
故死不能神而生或神死不能神者氣偏業繁理
悖無以神、也生或神者壽也今夫人大不齊
不踰百而物不殘不死不死則或霸矣女有為
長生術者言理則未窮言性則未盡言覺則非

鮑則無不字

鮑刻無此二字

正久而仙能化能幻能前卻之知物之魅者久也老壽也猶人之仙也然亦豈數々然見哉夫物之魅人者必以媮々者其自魅也久矣已魅而物之魅類至矣何寓言之有

鮑刻作性

臨安府晉時安札以陰賊險猾因與傳法寺僧有故怨安札夜出察邏卒至寺傍僧方炊餅餌為鑊供烟氣湧起遽突闕入誣以遺火悉捕知事僧寘獄將加重刑有大璫隣居不平之宣言欲入奏乃得釋然猶有被杖者僧不勝痛憤而

鮑刻作寘

死未幾安禮在府廳指畫文書忽焉仆地殞七竅流血安札家金帛山積粉黛列屋平時惟以刻虐中尹意比其死也復以子代從事或功其子爾父多寃陷盡稍為寘福且彼積金錢甚富用之卒未既也子曰彼為時安札我為時某曩世時安札員時某財今積以償鉄枷鉄鎖聽安札自受之時某無預也聞者為之一笑

鮑刻作寢

善應尼余往在監官看姊見之狀貌寢陋意惜然村媪耳泊時出危言迺能脫洒超人意者頗

鮑刻作泊

疑之亦未信其能定慧也後携數百錢券來托以布米余曰米非余事亦非爾事也應曰誠然我未知君尔持去囑之魯丈之歲在戊子哭魯憲于嘉禾晚行其園中小庵有出揖者應也曰曩歲糶貫在是今欲買牒與侍童待之既累日矣冬杪聞魯氏婢有盜帑帛者安連其童尉捕之友曰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于桑麻穀粟盜資用于水火木金土盜骨肉精血于父母天孰非盜而獨此婢

耶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也應曰性也我與官同亦與群卒同亦與盜婢同知本有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我性之有而非真盜矣羣卒不解其言謂侮已怒虐之甚若至焚艾火熏矣左曰此非我也我出空劫前入室劫後諸佛慧眼且不能窺而况汝曹耶卒暴不得施乃解縱之明年三月旦日侍童夜叩魯僉門曰我師亡矣魯視之候然坐脫犹意其故設意為之移寘他榻坐愈堅強面淡紅色翌日闍維舍利洋溢

烟所泊林莽皆垂雜色五珠有光始知其有隱德云

嘉定戊寅冬廣西諸司奏知欽州林千之食人事始千之得未疾有道人教以童男女肉強入筋骨遂捕境內男女十二三歲腊而食之謂之地鴉地鴨其家小婢妾被食甚衆又以厚賄使卒掠人墟市間民稍知之皆深閉不敢出卒無以死命乃走其隣境橫州伏莽中掠過者橫州民呼為紅衣人意其盜也告州捕得卒言其情監

司上諸朝既而獄久不決又使大理評事孫涇往全州置獄勘之遷延歲餘千之竟從輕典僅追毀除籍配吉陽牢城而已既而言者論涇罪涇罷去

鮑列作嘉

嘉定癸未秋余在郡治客次中與加興趙承德清劉簿偕坐劉言德清先某宰以最入監左帑疽發背之左其鄉貴使瘍醫治之既愈矣未幾復發于右右醫十往返不甯來鄉貴強之醫不得已乃言曰某聞左帑始勇欲往晝假寐夢

兩吏呼至幽府金紫人坐堂上厲声曰某人治
德清故出大辟使逸天罰案罪當以疽死尔前
為傳藥愈之已違天意今勿復往則罪且併
及亡何左藏果殂嗚呼故出且尔故入當奈何
蒞官行法其可一毫容心哉趙丞亦言某官寓
湖之空相寺其人以嚴暴自喜得疾卧榻上作
呼囚聲而自磨之又云訖若干則号呼痛楚兩
股杖痕如織日々如是而不得速死後不知如
何姓名昔具聞之而今忘矣

秦檜專柄時雅州守奉生日物甚富為椽燭百
餘範精金為之心而外灌花蝟他物稱是使衙
前某與卒十輩持走都下至鄂州之三山遇暴
雨休于道傍草舍主人書生也窶甚方冬犹絺
葛卧牛衣中感然曰雨甚日向暮屋漏不可居
恐敗官物去此荒徑里許客舍甚整盍往憇眾
俾導以往至則居果有民居為其人姓魚氏見
客喜出迎燂湯治餼問所以來婦側聞之摘語
其夫此持太師壽礼必厚賚可圖也夫曰吾寧

能敵十夫哉婦解囊示之蓋婦能貨藥常為媼
尼蕩女輩殺子故蓄毒甚多遂取殺鼠藥和諸
毒併冥酒中而飲之中夜藥發皆忽然不知人事
獨倚前者飲少不能毒魚運斤擊之十卒併命
它物悉藏瘞獨不知燭中有金不甚惜姑置榻
下會生納婦以兩炬與之生持歸堅不可焚刮
視而金見遂數乞燭于魚疑烏取餘燭視
之始大悔懼夜誘書生夫婦殺之徙居漢陽為
米商小人驟得志買婢以居妻曰致爾富我之

謀也今踈我耶我且告之魚因不樂又家持珠
花與娼始疑其蠢而富及得花葉下有雅守
姓名以示他客告娼持告之郡遂夫嬾皆磔
于市檜方盛四方賂獻山積金不足道又必窮
索異寶皆尚方所無若雅守之金燭又不足為
遼東豕直芹萍耳

女伶陳嘉慶居後市街之東夜獨寢夢有人黑
而長緇衣素裳俯瞰其榻曰元司法有約不可
不往嘉慶欲呼毋與婢而声不得出乃亟之曰

今已午夜矣。与人荷轎不可去也。我未省識元
司法。縱可去亦不汝從。汝來不由戶。豈非鬼乎
其人曰。肩輿在門外矣。夜深不須治。鈿黛睡粧
嘉慶覺身不自制。從牖中出。至門果有肩輿二
人負之。乘空行至清冷橋下。見一士出迎。升樓
暫而多髯。踈俊人也。酌飲。款昵既曉。復以轎送
之。歸既寤。以語其母。猶謂偶然。明日他客來。方
舉杯。忽冥然坐寐。其鼾如雷。呼挽皆不醒。客怒

而去。逮曉乃寤。則夢也。自是每夕皆然。嘗從元
司法求釵珥香扇之類。皆在枕傍。嘉慶視元頗
當其意。亦樂之。謂姥豈真有是人能此于夢乎
彼非無資者。倘能身相從。賢于夢魂遠矣。姥求
之。清冷橋果有赴調元司法笑貌。皆如女所言。
屏人密問之。謝無有。又數月。嘉慶不復夢視元。
則已歸。他日遇諸塗。則目逆而笑。不知元坐以
術致之。耶抑偶然也。

紹興初。北客陳監倉寓。卽武軍筭女曰淋美。而

鮑刻作民

慧富子劉生欲娶之劉父母以陳窶而挾官恐
侵其資不許陳亡女不能自存嫁同巷成黃生
黃母以罪繫家罄于吏炊勿屬使淋負衣于市
遇劉氏肆劉子見之喜呼入家飲之還其衣予之
千錢他日復來又益予之寢批詭及亂淋歸視
夫如仇夫疑焉偵而知其數遇劉也偽勿聞者
使淋厚要于劉獲既審其寔然後詒淋曰我雖
貧極義不食污當執汝詣郡姦媼法不得用蔭
免也淋恨恐飲夫醉殺而折其骸寔甕中隣有聞

鮑刻作怒
鮑刻作折

鮑刻作入

者捕淑赴官劉生知女為已累夜逸邏者得之
黥隸澧州淑坐殺夫支解犬不道以凌遲論刑
有日矣獄卒謝德悅其貌夜率同牢卒負而出
諸垣與俱竄至興國某山李氏邸舍中李盜索
也察其必竊而逃者率家人持兵給以追至德
恐穴壁遁去淑為李生所得詭言江州籍妓不
堪官役故從尉曹謝士李妻悍不以歸寔諸酒
肆中李蓄毒殺人掠財淋久亦益習為之謝德
既逃去為醫褐衣以藥遊荆鄂又三四年而返

鮑列作生

由故道飲李氏酒肆李坐已忘其為德而淑懷
德恩未替也矚無人焉急走謂德偽醉卧于此
我仍復送君去德如其言夜淋藥酒飲李及西
章婢皆僵仆呼德使就殺之席捲肆中所有與
德西上適襄陽李氏家人來見屍縱橫獨意李
生視盜侶不謹為所怒殺不知淋寔為之也先
是劉生既配流于澧以賄免不敢歸往襄陽依
其舅崔規察崔亦盜巨擘以俠雄一方暮年革
故態多為卽店自給有卽在闌閹中使劉生主

鮑列作視

鮑列作童

鮑列作奉

之德來適入其舍劉大驚密以叩淑、索言之
劉欲執告德而恐淑并誅乃偽善視之月餘携
德出城飲以鉄擊其腦推置檀溪中復納淑而
室之止何劉父營得放停牒呼使歸崔以一赤
赤一奴送劉至興國遣舅家奴去乃迎淑剪其
髮衣以緇衣賂尼寺而匿之劉未之興國十里
夜宿袁八店袁窺其橐中物殺劉父以子失歸
期走价賈之崔、曰某日遣行既累月矣劉父
驚疑自走襄陽訪之崔之妻其妹也姑諱日設

鮑列作馬

鮑列作至

齋尼寺中挽使偕行刘父見淑大驚曰是我鄉
殺夫者當極刑累我子使黥今胡為在是其可
乎乃械以陳邑淑竟論死噫異哉

襄陽主簿張有新娶妻美而妬有疾將如廁而
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有至廁于垣穴中
見人背坐色黑且壯有以為役夫不之怪也頃
之此人回顧深目巨鼻席口鳥爪謂有益與予
鞋有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
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有恐奔告其妻且

詔刻作鳥

尤之曰我如廁須一婢相送爾適固拒果遇妖
怪始犹不信乃同覘之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
鞋咀之妻恐扶有還他日有至後院怪又見語
有吾歸尔鞋因投其鞋有惧不敢拾因倉皇返
舍以怖成痼疾

高密王萼少美丰采嘗日晚倚門見一媼入從
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年可十八九明日出門
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
何處暮來此女笑曰見家近在南崗有事須至

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狎明
早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來宿王謂女曰
家既近許相遇否荅曰家甚陋不堪延客且與
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
轉密左右一婢亦有容貌常以自隨其後雖在
晝日亦復不去王問曰兄女得毋相望乎荅曰
何須強預他事如此後一夜來色甚不悅啼泣
而已王問之曰我本前高密令女卒殯于此今
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

惋問明日當至何時曰日暮耳明日臨別女以
一金縷玉杯及玉環一隻留贈王以綉衣荅之
揮淚而別王于南崗視之果有迎喪發櫬女顏
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綉衣一篋在棺中而失其
所佩玉環及金杯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
其事兼示之玉環與杯皆捧之悲泣曰女先嫁
為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家而
死因問曰兄女是誰曰家中三郎女十歲病死
亦殯其旁婢亦棺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

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傷感後念之遂恍
惚成疾久乃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沈翁者天目人名寶家饒于財有邸舍數間納
四方過旅大雪中一人衣青褐衣投宿曰我前
途值盜囊資皆罄盡幸翁憐之翁具餼酌之酒
且曰天雨雪若衣薄衣得毋寒乎更為具衣然
火明日客辭行復與錢數貫客曰蒙翁厚情無
以報現翁色若有不豫然者其曷故哉翁曰某
老年惟一女今為祟侵卧床榻耳徧謂高平皆

鮑列作君
鮑列作甚

鮑列作壇

鮑列未脫

鮑列作巨

鮑列作翁

不能禁故常憂戚客曰此我素所習也乃為之
結壇置步驅其祟女疾遂愈翁感其意留一日
乃去他日客復來則戎裝乘馬持銀笥鎗從卒
負胡床巨羅威儀甚武曰我有職于嶽為統兵
助法將從為天心法者捕鬼翁遇我甚厚故欲
翁知之寶拜起烟霧翁然而失淳熙間事
中瓦術者楊二官人遊羣瑤門依之為課息故
以貲稱一日有紫袍者以千錢求筮曰我妹隸
慈福宮所儲不下萬緡欲祈某瑤取之筮吉凶

鮑列作健

云何楊曰卦得同人之九三其象建以明有人
同焉然伏戎于莽財雖有之然亦必以詐乃可得
也自是屢不一占必千錢問與楊共飲嬉遊
相樂又數日言吾妹已出宮囊中所携金珠過
萬君語無毫髮差可謂通神遺以錢帛三千曰
是猶未足為君謝也居一二日復邀出飲語之
曰我妹欲求偶彼囊中雖富而年過四十盧娶
者雖之妹欲自見君以媒為訖楊忻然許之明
日晡後兩僦以金合至其中皆名鯖異饌佳果

鮑列作慮

鮑列作託

果有髹器金卮信如禁中物嬾人乘肩舁金翠
耀目紫袍踵其後楊呼妻女延之盡出其家白
金觴竿相酌酢夜漸向闌啟黃封酒嬾自歌以
飲楊及其主女奴婢等皆徧飲之酒下咽楊見
其妻昏然而蹶須臾舉室闌干僵仆方趨掖之
而已亦然紫袍先命其妹升車取布囊盡掩席
間所有及其妻女首飾許其所直已千餘緡笑
謂曰以詐得財信而有證然以相予之厚樓上
箱笈皆不發取君自善視之方是時楊心目了

鮑列多楊字

然獨口不能言身不能運耳明日藥氣既消皆
無恙楊平時以智巧自負慮貽笑羣貂不敢聲
於賊曹密与求盜輩跡其人不復再見

鬼董狐卷第二

鬼董狐卷第三

吳江縣之北聚落曰衝浦民白晝見黃衣卒來

逮捕曰官喚汝治殺人事民自念未嘗殺人拒
之不可禱之不聽遽前捽其胷回視身仆床上
方知已死乃哀却之問何事卒曰大人訟汝殺
妻冥府不可欺宜以寔對泊至宦曹髯官據案
坐皂衣隸雁鷺行立呼民來前取婦翁訟牘示
之民不識字吏為之讀言嘗殺三妻最後者已
女也民曰三妻誠有之然死非殺也官曰果何

如當直言此非譎漫所也民言長者以瘞亡次以蠱脹亡三當丁亥水災序舍漂沒無所得食死于餒耳民有子六七歲母亡後繼死官又問汝子何由死民曰亦以飢疾問可知也吏引三妻洎子至官三問之如民言乃大怒曰老物以死誣人當反坐索大械拳婦翁而鬼曳往獄中遣民歸過廡下有青衣人坐誦經呼曰若憶我乎民識其比隣錢道人以焚死矣視其臚足有焦灼痕而其旁金幣山積曰平生誦金剛般若

鮑列作田
鮑列作言

經藉經力不墮惡道然某口文而心有他屬又不解義趣故雖富足而不能超昇民曰若然何為死于火錢曰方春漑用必取淤泥糞之殺羸蚌多矣能無及此乎豈特以火死今犹兩股日被焚灼但藉經故痛似可忍又須臾即休不然殺生以一償一業果不可量也又轉曲廊到巨釜煮湯沸湧數尺卒瀆取折骸鋪板木上水噉皆起成人可認者三四人皆里屠也相對號泣立殺業不可追悔盍語各家為造經像又少進

鮑列作列

鮑列作析
鮑列作鋪

鮑列作言

空庭中繫者甚^衆隣有兼併善訟伯里者亦在繫
 中與語莫不死形狀亦不大了疑而叩諸吏
 曰是未死獨一竟先繫此他日壽盡乃案罪
 耳出門聞哭聲蓋已死再宿心尚煖故未之斂
 猛即其屍遂活蘓文忠公言儋耳處子死所見
 皆儋耳鬼今此民亦徒見吳江近里死者豈一
 方各有治鬼事者耶自民之生已二三年隣之
 繫者尚存其豪狡如故
 紹定己丑三月二十八日臨安天慶觀客道士

青陽某坐逝毋稜人常默坐雲堂不肯出醮祭
 亦不歷闌闌中先一日語所善者曰明日午時
 天上雷風汝現中驚出一佛其人咲曰汝道士
 乃談佛乎至期果澍雨又震電視青陽已坐脫
 矣手持一帋卷有偈曰雷聲霹靂撒手便行蹤
 跡混融萬法皆空黃冠能坐脫不惟未嘗見之
 亦前未之聞也

廬山歸宗寺往年有偉丈夫修目美髯語音如
 鐘白氅烏帽謂主客僧曰販米來此觸熱不可

鮑列作寂

歸欲借一函席度夏僧拒之曰僧俗不錯居
况寺亦無間屋叢林事矩矱不与房居等也空
山荒衲客安事此哉客曰我非求安者于選佛
場側得數尺地可閱華炭足矣梵宇如許不能
容一老優婆塞耶僧不得拒以白主僧主僧異
其人許之客坐夏九十日清苦遇諸比丘日誦
華炭一卷安居竟乃辞去語主僧曰我家廣德
軍西門外姓張氏家足穀他日或廩不繼幸賜
一化主來歲寺以歎不入如其言訪之行西

鮑列作容

鮑列作噫

鮑列作像

門外覓富人張氏了不可得寄錫光孝寺叩主
僧主僧意嘻曰豈非吾郡張王乎偕入寺視後
殿偶象信向客也炳鄉祝之而夜夢王來授以
治眼方曰我郡人且苦目疾師宜留此以藥施
人勿取直人自當歲有所酬既而滿郡皆目赤
廣德人恃王為命田禱祠下王復夢之曰光孝
廬山僧甚神無以吾為也人就僧乞藥在年如
掃爭願奉施僧得錢數百萬以歸自是歸宗歲
遣化廣德而施者不厭也寺刻木像王子僧堂

鮑列作於

鮑列作余

鮑列作未

鮑列作市

左以五戒蒞香火日易華炭一卷全所識禪僧
行楷編卷至歸宗見寺僧有口叻歌不正者意
其風淫欲予之藥僧曰非疾往來削髮時蒞事
張王祠嘗遠寺得鼠肉不能忍餽歸易華炭即
因不自知去卧寮中見李太尉持搥立其側自
知犯王所禁心歎為神舉手一指口隨指傾側
今弗之療以識吾過李太尉者余鄉里人死水而
神相傳事張王張王所至塑之祠下今封為威
濟侯云

廬山天池峯絕高曼殊室利菩薩道場也夜々
有聖燈來供之楷禪登山夜見一燈自淮山飛來
須臾變而為七々變而為四十九又為百千萬
億不可說彌山徧谷已乃聯比相屬有如綉毬
者數珠者華蓋者香炉者一官人踞木強詬之
曰此妖耳不然則木石光燄能飛集吾手乃信
其神言未脫口一燈飛來左肱上紅燄赫然而
不熱摘取之封寘香奩中明日放視止木葉一
斤耳淮山蓋四祖五祖道場亦夜有燈乘塔前

鮑列作片

松楸上天池燈間亦飛渡江供之予叩之友禪
人其說不異

嗣清禪師上饒人水庵一糙之子知見明白叢
林歸重平生無貴賤皆平揖之不蓄衣囊不食
常住不備客食不遇中食不衣羅紈不與人談
世諦當諸老向盡獨荷擔大法安參政帥湖南
迎致大滄山舊主者積錢七百萬清盡散之遊
僧及近山窮民知事僧群諫師曰歛斂之于彼歸
之於彼奚為不可佛法中僧乃當蓄財耶有夢

覺堂者安公鄉人自蜀來見幕客及子姪交譽
之安公不勝衆論使竟來為代師出寓郊舍竟
遣侍者以狀邀鉢師書其尾曰已非滄山僧不
吃滄山鉢不過兩旬餘岳州却相見不盈月副
寺與勤舊僧爭忿蹴其脅立死行者殺火工斷
其首而逸竟以累入獄時安公已去漕使攝郡
事素惡竟不待獄竟編置于岳陽如師言其他
預計者甚衆師不自神也年八十餘順世于育
王設利如金色珠彌滿林谷異香竟用不散

鮑刻作九

鮑刻無不字

鮑刻作界

鮑刻作天

鮑刻作暨

鮑刻未脫

宝慶丁亥七月十一夜四更大風起西南雨如
 注屋瓦皆飛一時頃風從東南面射天地震搖
 平地水長數尺百年之木發拔無遺民居不以
 高下毀八九死溺于水中者不可勝計岸許屍如
 積是年既無年餓死者益多明年春大疫比屋
 相枕籍嘉興平江安吉三郡尤甚被其毒戶不
 減十五六烹魚者率從腹中得人指髮羣從往
 平江買鯉于市剖之得人耳猶懸金璫富氏
 子見流民餓婦粗白皙持粟數斗昇其夫而納

之食以粥兩日而後能視夜見犬神叱之曰此
 婦當殍死奈何強食之不遠遣女貽汝家禍富
 子不忍翌日神復見怒曰弗去將併疫矣俄而
 婦病亟屏之出門即死

魯鋒制幹以事如杭都晝卧客舍回視壁有鏽
 若然開闔而視之人居也暨壁朱戶美婦褰簾
 出與客語如素識以真珠花界之曰持此歸謹
 藏之它時相遇合徵此為信魯愕然復視壁無
 纖隙花故在手乃一旱蓮草已枯萎矣还家即

病之中視草復為珠花病急猶不忍釋手遂殂
將魯垂死而妄見耶抑有奇鬼攝之惜無人問
其所遇詳究者

雲城之南諸野寺千金無為最雄盛有房居僧
幾二百人良田千餘頃相傳王衍捨宅余嘗為
諸僧言王衍琅琊人乃今沂州去雲數千里衍
平生歷官亦不到江南不應有宅于此且衍以
晉而毀節于趙正使其人尚在乃義士所唾真
犹不足貴况必不然無妄攀援貽識者笑群僧

鮑列作火

鮑列作禱

多不悅余之言戊子冬毀于大火雨中烈焰自
浴室起瞬息灰燼尺木不存先是有人夢入寺
見兩廡皆大鬼深目巨喙甲而豹膽各執其物
如有所伺老僧金欄僧伽梨自殿飛空去鬼皆
合掌加額一神紅袍金冠從外來少女持絳旛
從其後神以鞭指呼羣鬼繞寺而旋或牽赤騾
至神乘以行鬼譟而送之其人寤譟声犹在耳
也凡居僧無有持戒律愈富則愈造惡業益聖
僧去之神乃加藝焉

里有屠牛者以賤得牛喜甚醉歸卧使婦飼牛
牛仰視曰欲殺我當亟殺何以食為婦驚而屠
至以牛言告屠即牛而默然怒婦紹而批其頰
婦復往罵牛曰坐汝故而被笞汝適言而今默
何也牛曰我汝翁也坐屠牛故為牛以受屠我
兒業于是婦與孫食焉聞我言或能廢屠是我
奪我兒及婦孫食焉故寧死不言婦曰若然何
為我言曰使汝知必報耳婦畏屠悍終不敢
復屠道牛語夜遂殺牛婦不肯食牛肉其夫問

其故其以告屠猶不為改屠之頑無足道也牛
易世矣猶為子孫計耶嗚呼虐取之培斂之深
藏之今之牛比屋也操是一念以往豈特一為
牛而已哉

老子見推于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
無為、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
蓋有妻妾矣而又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士
耳特所尚者不同非于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
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蝟毛未嘗稱老子况于三

清十極之說哉祭醮符籙始于張陵成于寇謙
之惡其無所本始迺自托于老子以神其書寔
於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
其設為三官九府仙官將吏以罔民耶薦此一
門不在洞玄洞神洞真之科最為後出模寫絳
氏而不克肖以佛本不言荐亡後人設為之已
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人之厚因而做焉蓋又
張寇二師所不道也余姻家魯提刑指館其子
德清知縣繼亡子舍光作黃籙醮招蜀人苟生

為高功苟非黃冠特以法自名一凡民也召魂
之夕幡重垂至地奏章時崔二十餘盤旋壇上
眾駭焉已醮提刑冢嗣餘杭宰夢其父來如平
生而面愠色拱立叩所以良久曰我死家乃
遽無長幼序耶子先而父後礼欵驚而寤省所
夢泣曰必為黃籙故也亟營之復以命苟崔來
犹多余嘗現丁謂陳彭年輩為天書事每一行
礼必以崔奏成至数千崔東封時無日無之故
人呼謂鶴相謂必能妖術不然其徒中亦當有

善此者至王老林靈素輩真挾左道不足怪也
余幼家藏道家法書甚多有所謂墜旛咒訣蓋
亦幻惑魯君之夢特其心不自安為之耳

崇寧末年大闍郝隨之女為鬼所魅始見偉男
子如將家自称舍人來相挑譎遂迷罔失常跡
呼笳歌聲及廣陌或奪挺欲出十餘人不能制
隨召京道士治之一夕失女遍城內外杳不可
尋月餘忽在閨中灑然無恙問所見女曰始吾
家呼法師來舍人曰吾力出漢天師上是何為

者既而見神兵四合乃嘯呼其徒至者千餘人
亦皆衽金執銳列陣相望聞呼其名蓋多近時
戰死將校及赴市強囚也鬼有韓將軍者前白
舍人曰彼軍雖不吾敵然舍人本為行樂計走
家一不得志必丹天下之言法者何可勝計舍
人寧能盡勝之奈何以此為戰地耶舍人當先
以夫人婦我力戰必勝而後反彼軍縱有脫者
已不知夫人處矣舍人撫其背曰得良偶君之
功也舍人先與女馳去韓軍于郝之門神兵憚

韓在後果不敢追舍人偕女入一廢祠旋化
為城郭臺觀池榭侈麗不可名韓將軍以捷婦
獻俘受賞如人間軍禮居數日舍人曰我得美
妻不可不與姻隣為禮合肆筵召客人至數人
有綠袍年少方二十餘美風度遷坐近女諦視
之曰郝太尉女耶中貴人傲宮禁塗澤固加于
市人一等矣中飲舉酒酌舍人大言曰我與公
為兄弟休戚無一不同今暫易室可乎舍人艱
然曰我與公為兄弟世乃有以婦為戲者耶綠

袍曰我誠欲之何戲之有不我與即力爭耳推
案而起宝玉杯盤皆碎于地舍人奮然逐之綠
袍戟手去居一二日聞金鼓聲遍山谷甲騎數
千譟于城下舍人帥師御之交綏而退綠袍為
七寨環城矢石下如雨韓將軍晝夜拒戰互有
勝負如是者十餘日舍人軍事良苦無得權樂
韓將軍曰賊糧且絕不能久請深壁無戰俟其
飢疲而擊之我以奇兵邀其後蔑不勝矣會謀
報德安公妖廟石王等助賊兵而資以糧兵來

晝夜不絕舍人謂女曰我將家兵關西復來戰
此自邠州靈應以西皆我與也欲偕行恐飛戈
流矢不可測汝還郝氏澄心正念求能禳嚴神
呪者而學之百鬼不敢近不然瞰吾去或能禍
汝乃自燔其營潰圍出送女至閨而去女既得
反遂為比丘尼不知此曹鬼耶神耶殊未可測也

鬼董狐卷第三

鬼董狐卷第四

處士盧仲海與徒林纘客于吳夜就主人飲歡
甚大醉群賓皆散而纘大吐甚因更深無救者

獨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物藥以護之
半夜纘止仲海悲惶伺其心尚煖計無所出忽
思礼有招魂望反之皆有先是方士說招魂
之驗乃大呼纘名連聲不息忽蘇而能言曰賴
尔救我即問其狀答曰我向被數吏引言即中
遣邀問其名乃稱尹道巡至完門關甚峻車馬

鮑刻未脫
鮑刻無諸字
鮑刻多亭中二字
鮑刻未脫

鮑刻作姑殆

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適奉迎耳乃延入諸竹
亭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羅列妓樂
雲集我意且洽都不思行李之事中宴忽聞爾
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眩爵行無數我摠忘之
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數四請
辭主人苦留我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來
當或繼授我職事我向已虛諾乃到此方知是
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我殆去也宛然如夢
今但畏再命為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何

鮑刻作及

鮑刻作咒

鮑刻作歿

可行前事既驗當復執用耳因焚香誦說以備
之言語之際忽然又沒仲海又呼之聲且哀厲
急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喚聲我向復飲
至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勅文牒授我職聞爾
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怡我文暫乞
歸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留未決
鷄鳴將興陰陽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疆我與爾
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計也即具舟倍道併行而
愈

鮑刻作又

鮑列作王
鮑列作浙

太原平垂與盧收友善嘗乘舟商於淮漸至石
門驛旁見一婦人立樹下容色殊麗負一錦囊
乃弭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
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省之足痛不能行二人曰
諾遂携囊而上居船之首垂善鼓琴以琴掩之
婦人粲然既而稍親合其語諧慧辨不可言是
夕与垂會船前收竊嘆慕夜深收探囊中物視
之滿囊骷髏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垂
既而天明婦人暫登岸收告垂大惧曰計將安

鮑列作下

出收曰宜伏篲不如其言頃間嬾人來問王垂
安在收給之曰適上岸矣婦人乃委收而追垂
於是棄囊於岸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
開處半夜婦人直至船中婦人頭白面有血腥
穢不可言乃拽垂頭咬垂二人因天呼衆船皆
助逐婦人所在明日得紙梳一枚於席上垂數
月而卒

鮑列作關

鮑列未缺
鮑列作大

張忠定公詠性好佛學守蜀成都日早起誦金
剛經一過乃出理事暮則靜習禪凡蜀僧有成

鮑列作戒

鮑列作珠

行能講誦者皆賓致之一日過淨憲寺焚香罷
適新造釋迦佛像出金色珠滿佛身及華座瓊
璨奪目取已復生不可勝計忠定亦得數百顆
以歸為之作贊文甚偉麗處州鮑粹然知府家
香木現音像傳世已久一日供檣上有浮動而
光明者察之五色球也發龕則山巖淨瓶華臺
之上纍々相燭大者如芡細者如粟白圓可愛
忠定篤志學佛忠誼動天壤宜見此瑞鮑不甚
留意內學豈菩薩故此警之耶鮑公死侍姬敬

鮑列作屬

鮑列作散

有崔氏者為余道之

朝天門綵帛鋪傳生春日獨遊見長橋坐而卜
者方倦行戲即之以五行問其人曰君命絕不
佳必以刑死它未暇言今當憂官事々絕近傳
不樂起度橋未至圮下回顧已無見矣心惡之
入清波門踐果核而跌觸貴家壘墮地擔者惡
傳方被酒反詈之併及其主執赴官得杖以歸
數日聞夜扣門聲甚武僕不肯啓扣門者曰我
有藥欲為三官人療瘡汝不入言欲困乃主耳

鮑刻作駭
鮑刻缺逸字空格

僕言之傳命之入乃前日橋上下者也持一藥
置几上曰以傳瘡即瘥傳願謝間忽失之視藥
乃狗糞耳遂絕痛不可忍卜之曰魑為祟祭之
久乃愈傳駭豎子不能家！寢哀遷於四聖延
祥觀今不知何如
都民質庫樊生與其從李遊湖上某寺閣得女
子履絕弓小中有片紙曰妾擇對者也有姻議
者可訪王老娘問之樊生少年心方蕩得之若
狂莫知其何人他時過昇賜宮庫前聞兩姬踵

鮑刻作陽

其後相語笑多道王老娘伺其入茶肆亦往焉
兩姬謂瀹茶僕曰王老娘在乎曰在為我道欲
見僕自後呼一姬出四五十矣兩姬迎語之曰
陶小娘子遣我問親事何如王曰未得當人意
者且彼曰以鞋約得鞋者諧之樊大喜伺兩姬
去獨呼飲王姬言鞋乃我得之陶今安在姬果
能副吾事否姬啗曰天合也後生二十有二年
矣張郡王之嬖也郡王死時方七八出求偶
已四年矣無當其意者故不嫁至今奩中所有

鮑刻作彼

鮑列作夫
鮑列未缺

萬縉君少年而家富契彼所欲然必令一見乃
可約以明日會某氏酒肆中樊生如期往願之
媼走而先四犬舁一轎一女從其後褰簾出揖
粲然麗人目所未見飲至暮語寢褻狎媼以他
故出女遂與樊亂不肯復去樊生父甚嚴以野
合不敢携女歸有貯貸屋在後市街女已知之
自呼車與女奴偕往樊生不獲已乃從之相挽
登樓坐舁夫于門守舍傭見其人衣紙衣驚呼
失聲四妖皆浚樊生坐樓上不知也中夜樊婦

鮑列作沒

傭途送之道所見猶不之信旦日傭燂湯登樓
視婢乃一枯骸女在床自腰以下中斷而異處
亟走報樊父、往驗之則蕩然空室無復存者
鬼乃入其家即子舍塗抹出拜舅姑上續命物
真若新婦樊惟一子憂之訪善法者或言賣傭
羸張生者名有驗呼治之女子無畏也出語曰
我良家子方有姻議而生遽奸污我于酒肆中
若謂此誰之罪今不居此將安歸張為之勸解
久之乃曰去易耳然我終不置此人遂為旋風

鮑列作羸

而滅月餘樊與李遊嘉會門外李以酒忤省史
趙生趙生欲告之樊與併遁不敢由故道乃登
慈雲嶺繞入錢湖門中嶺雨暴至舍小人家主
母白服出迎曰顧六妻也夫死未盈月日暝雨
甚主人母以榻處二客曰昇陽宮前酒唯飲王
老娘今急乃投我李謂樊曰彼何自知之得非
亦鬼乎惧不敢寐中夜聞扣門声呼顧六甚急
二生窺見皂衣卒自靈床上曳老叟去回語
善視二客勿使去樊李益恐相携自後戶而逸

望荒丘中燈燭森列綠袍人據案決事鬼吏推
顧六翁嫗在傍方有麗女鬼卒守之曹腹中絕
以綫縫綴而不甚相屬蓋陶小娘子也二生疾
走里餘聞宿春聲人家燈光自隙出投之扣主
人姓名曰雍三鬻饀者方擣粉耳為言所遇之
怪雍咲而不荅喘未定四夫與陶小娘子王老
娘顧六等至集樊李奮臂肆擊力不勝而仆羣
鬼將甘心焉俄而殿前司某統制趨衙從卒百
許人呵殿至羣鬼皆捨去統制聞草中呻吟命

下視之見樊李已昏不知人數卒挾扶就湯肆
喫治門開呼徵者送之歸異時訪鬼所起則陶
小娘子信張氏之嬖以外淫為主所殺中曹一
劍而斷王老娘居新門外亦以奸被戮頌六翁
媪雍三皆嶺邊新瘞者也此是紹興末年事余
近聞之

夷堅癸志載祖趙堅以法治魘言物之無情者
不能為精皆妖憑之故久于魘者其魘配為某
精若帚杵之類此理良是蓋子野對石言之遺

意也有富氏妾孕不成子每產皆多怪禽異物
狀不肖人類間一似人則角其首翼其腋或身
無膚其家大怪之雖禱禱不輟然不識其由有
遊僧過門嘖曰是家多妖能信我當相為除之
主人問焉僧曰而家產則得怪物孕則得異夢
乎因指石斲獅子曰此其鬼也為之誦咒呼工
鑿目斬趾而去後遂安其連得丈夫子予謂石
無知不能神是亦有憑焉爾
知見所不及當以佛言為信佛所不道決無是

鮑列作舍

也佛言琰魔羅蓋主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
耳閻羅蓋琰魔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舍
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
差肩于王之說不知起于何時佛所拏三千大
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臚部持素訶之一洲
極東南際于一世界不啻于太倉之稊米泰山
直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
大矣泰山奈何不以王踰與之敬休哉轉輪王
王四天下蓋人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槩

鮑列作十

鮑列作特

鮑列倒轉

列于十王其餘名号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
稽據又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
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絕耶當是僧徒
為此以惑愚民耳杭有楊姬信庸僧寄庫之說
月為一竹篋寓寘金銀而焚之付判官掌之判
官者取十二支之肖似為姓如寅生則黃官判
丑為田未為朱亥為素卯為柳戌為成之類所
謂十王者亦歲有賂久而姬死女夢其來如平
生衣飾十倍生時自言我富不可勝計但積資

鮑列作袁

而無人守之當多為明器惠我與女遊大宮府
望殿上十人環坐儀衛尊嚴曰此十王也我以
生前功德故能出入其後宮又曰近以萬緡買
宅行將近矣女請觀之則以女未當死不可往
遂寤識者多不然之余曰無怪世界依妄而立
本所無而想之立見于前矣彼姬平生持妄心
死宜妄見女習其母之妄一念適与妄會耳十
王寄庫之有無則不待智者而後知
幹者沈暹十歲兒忽不見後兩日聞船板下有

聲發視之見在焉昏不能語湯熨半日乃能道
所見兩鬼青巾黃袍導使游戲將擁寘水中忽
有白衣人長身多髯與鬼鬪而勝之負以入舟
乃得免方是時舟板櫛比牢密又加鑠焉不知
見何以能入也裝潢陸明之子年十八九見人
家焚楮帛祭殤鬼遇其傍即覺罔不自制當
前一持蓋者自腰以上可辨時回顧與語遂踵
之以行歷郵墅十餘日夜行不輟亦不覺飢渴
其家散求之數日或言其在三十里外得之于

橋上犹行不已人來益多持蓋者乃設予族人侍其父飲別墅忽有黃衣卒拱而趨引之入池水中幾溺適有見者救之得免方其入水時視犹陸也三人者僅脫鬼手耳

杭優眼大郎病夢人持文衾覆之自首至足束而加縻力拒不可斃而寤病日甚遂死數日見夢于其家曰前夢文衾為大不祥今生為猫黃質而黑章在沙皮巷某人家子往視而俯請白所以欲買歸猫主不肯或名呼之則仰視而俯應

南上庫妓魁李都惜妹宜姊十四歲死乳媪夢其來泣訴曰不幸夭又不得復為人今在竹柵酒肆中生好華今亦衣斑也幸憐我為營佛果未之信其明日女兄復夢誠求之則前夕狸奴^生數子果有斑者以千錢贖之仍招律師施三聚

戒之終而猫死他日乳媪復夢曰今幸得為人^生王氏然以宿業未脫娼類也

都民鄭生居中為南為京果肆次子娶婦三日大會客有見燭光上人物長數寸者十餘輩負

一小棺西旋而行指以示人皆見之莫不愕然
 獨鄭老無覩也頃臯滅沒乃有白蝶數十繞屋
 而飛鄭老不樂罷酒意非吉證又兩日呼道士
 設醮禳之畢事焚楮帛回風飄火著屋楣上烈
 焰隨起相對賣線家植西竿于門不知火從何
 來對然如炬遂延燒百餘家鄭老以焚死
 嘉定戊寅春余在都友人林亨之婦翁承務丘
 君為余言越有陳生丘為隱其名外謹而內宥好挑
 譎良家女婦尤為鹿麕行諸尼所奔一尼嘗孕生

男抱之水中而殺之未幾陳生病沉困見壁隙
 中有自外入者猴而人衣曰幽府逮汝陳生曰
 符安在猴曰安用符不符豈不可追汝乎陳罵
 曰幽明一理果追我安得無驗它鬼假托求食
 耳且陰府何至乏人而使猴之呼玉地神與灶
 神某案急速故不暇符今此人不吾信尔二人
 偕送至關可乎二神曰諾猴升榻擗陳生魂自
 臍中出二人輔行中途而反陳獨與猴入大城
 官府中殿上垂簾帘幕皆黑質而白綉由左廡

退小廳事來緣數人聚坐如人間都廳呼陳生
曰尔平生淫罪如沙塵又汚比丘尼彼尼雖非
淨行然號則不可又因以殺子今將何辭陳以
旁無左驗力諱曰無有官曰此非若人間可以
口舌漫爛也命吏曳入一小室吏曰尔諱晦宜
自視之陳生視室中見尼挽于床推見在壺中
婢酌水沃見自見其身以手指麾使婢益水而
力擠之曰毋使見有聲乃大震恐扣頭謂吏曰
服矣吏持生出官命以狀對忽有紫衣神僧振

錫自空而下坐者皆起合掌僧曰陳某祿筭皆
未盡又嘗倡率曝經會簿有善業姑遣還何如
衆曰惟菩薩命僧呼陳生戒之曰尔汚尼殺子
惡隱世不知宜自發露鏤版書幽府所見使來
者知戒汝罪亦滅矣冥報正欲以警世言天機
不可泄者妄也以錫擊其首霍然而醒汗流如
洗疾遂愈逢人輒自狀其過丘蓋親聞之方將
鏡木也此僧具大慈悲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

鬼董狐卷第四

鬼董狐卷第五

温州人陳忘其名

知華亭縣以裴端夫為客至之

明日午夜被酒起坐紗帳中庭下昏月朦朧綠
衣小童歷階而升盡其等展言曰某官祇侯端
夫欲下床攬衣而其人已經前矣一緋衣二綠
衣皆幘頭乘簡當階旅揖而去不吐一辭端夫
雖驚畏然念為人師且適抵此奈何張鬼事淵
不言明日方篝燈童復來云某官傳語恐驚教
授不敢數進見今小娘子來道萬福一幼女十

鮑列作口

餘歲紅衣黃裳珠琲滿頭跪揖而去自此朱綠
者無復見而童間携女來戲劇端夫問女何人
曰緋衣爹之綠衣叔也媽之姐之養娘妳之
輩三四十日在宅堂後避嫌不敢相見都教傳
語先生問何姓何官女曰奴之小孩兒都不理
會得月餘端夫不以語陳君他日陳招飲女將
一數歲見醫身屏後擲掄之端夫頽嘆陳力扣
語乃言其狀陳怒厲声叱之見驚而啼女賴怒
曰我去說與爹之未終飲報翼婢發狂疾陳與

鮑列作詰

鮑列多夫字

鮑列作失
鮑列作木
鮑列作耶
鮑列作編

端夫偕入視之婢携巨柴出欲擊人厲聲謂陳
曰汝不憂官夫妻死乃犹未強耳言皆成文陳
使數卒力制之以縣印編印其身將曉乃定明
日復憑他婢之若為人所縛懸立虛空中不食
者兩日陳遍名持法者治之略無驗端夫為焚
香講解之婢曰為先生故且去後罵我血汝族
陳以完堂不可居徙于倉中未幾內子卒焉又
月餘陳竟以臺効嚴將行童持謁之端夫云某
官辭朱綠衣復出揖端夫欲延坐問已無見矣

鮑列作効

端夫特為鬼所敬意必遠大自華亭歸數年乃
客死京下端夫趣尚頗高能為詩終于布衣可
惜也端夫自作傳示余甚詳今獨記其梗槩如
此

十四弦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淳熙間木工周寶
以小商販易安豐場得其製于虜中始以獻羣
閩遂盛行寶有巧思久高于淮多與羣盜壯士
相識後歸事閩尹林御藥委以心腹淳熙十四
年秋它閩介術者來林御藥以新舊廝役命雜

試之言驗如指掌至周寶曰此囚也不踰歲當
以刑死林御藥信之呼寶來語之曰我出入禁
省事當畏謹設不幸而中寧不累我汝姑歸治
素業遲歲月復來宝含恨去久佚不能復勞又
驟貧鬱鬱繞西湖而行過赤山見軍人取質衣
于肆為緡錢十餘所欠者六錢而肆必逐欲得
之相訐罵宝為之解紛視篋中緡餘五錢為代
償而主者又必欲得一錢宝亦大恨怒傍人相
與嘆訝曰此所為閩一即也其人以不誼致富

鮑列作容

鮑列無號字

虐取一方人恨不膾其肉宝失声曰使在淮上
為壯士所齏粉矣浙民懦容養惡奴至此傍有
人曰寧知此無壯士盖所云李勝善騎射號
軍中號李旗見方客殿司統制吳曦家教其子
弟子馬相率草飲勝謂宝此家不可容君盍往
淮浙結壯士掠之宝心懼躍如即日行渡江自
建康至廬見陸才告之故才曰此輦轂下也其
可托宝論說不已才識宝恨怒恐它日敗必汙
已乃以二十卷與之好謂曰二十四郎獨可販

鮑列作計

鮑列作券

鮑列無懼字

藥耳然當往見林姑犬問藥所自林姑犬者安
豐林青也素為盜橐才寔賣宝于瀟而不肯明
言之宝至安豐以事語青青曰此有彭八繆興

繆興
耶

鮑列作事
謹當作

國王孝忠皆健兒也久不遇北界因悴無繆我
為君率之以行既名之三人皆曰非古三官人
莫能集畢我一夫耳無以為也又兩日得古訓
于北廬塘訓曰千里行劫勢無遠理又在京輦
真探虎穴希子不得必碎于虎口矣衆強之
訓拒益堅與國李孝忠怒拔刀曰始約為兄弟

鮑列接連無空格

鮑列作與

死生以之今困于此幸有機便待此甦旦暮兄
復拒之寧有兄弟情耶我將自殺以血濺兄長衣
矣訓迫不得已乃曰城內乎城外乎宝曰城外
也去城幾何曰十里訓曰我聞赤山有攢宮去
此幾里乎曰六十里果尔當以状來宝書付之
乃皆南訓與與國孝忠自京口舟行宝林青彭
八自建康宣城陸行會于北關宝先販藥時償
債願八船往來多與之賞使匿稅又時商客雜
皆願八不以為怪也至是亦用之謂曰我與數

布客欲偕往淮南市藥不欲畫行夜分當集于
舟俟我來即疾出臨安界必倍酬汝願艤舟新
橋以待時十二月初天大風雪古訓先使宝扣
赤山城西巡檢寨門呼之曰大理寺有所捕事
甚密可以十卒待于門不得妄出事畢當呼尔
曹衛送入城訓臂号挾四矢立閱氏門宝以斧
扉而入訓射着隣户上便有聲曰我步軍司人也
一軍若統制虐相率叛去欲往浙東無裹粮丐
于閱氏事不預君若有強起或喧呼者我必盡

鮑列作青

屠之赤山之人素聞其統制虐疑必軍變勢不可敵又素惡閔皆閉戶無出者訓始與衆誓毋殺人毋奸汚女婦既而林生縛閔生于木几上寘刀其頸累欲殺之訓若禁乃免閔妻中官養女棄號有色宝欲淫之訓怒拔刀將斬宝、悼訓而退閔驚惧如癡醉人天將明邏者見門扉不完呼其僕則僕繫于灶下家人皆扁閉樓上方股栗不能言旋解縛言于府、以付使臣朱使臣直卿直卿與其侪言之總轄杭世亨曰江南鼠

鮑列無使臣二字

鮑列作視

鮑列作火
鮑列不缺

偷皆無礼淫殺此必淮人也直卿視盜所遺得斧刃細竹縛為大燧者半棧枚寘篋中行以自隨尹督之急直卿惶惑無計月餘姻家蘓生邀與市飲請出二物覘之因曰前往某家紙舖中見周宝買寓錢遺細竹一束正此類耶今犹收得之命取諸其家視燧所遺無異也直卿固知宝有母寓鹽橋宝賣竹篋人家偽為林御藥人往訪之母以出告楼上乃俟飲頃世歸而執之曰宝安在曰宝昨遇臨平訪周來吉計明旦當還

鮑列無寶字

鮑列作母

鮑列作嘗

卽蓋周與宝有外親周有姻會故宝遇之而宝
之卽在武林門外之陳酒家也直鄉與其侪商之
略卽之臨平捕宝未至二十里餘宝適旋縛以
献府拷訊再三始述其事于是械宝于獄遣直
鄉輩往安豐捕諸寇閱月而彭八吳國孝忠皆
就縛既而宝等咸論棄市術者之言可謂精而
審矣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

建康常夷字升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正
清直以世業自高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黃

鮑列作嘗

衫小兒齋書直至閣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常
識也甚怪之殆歎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
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近在西岡幸為
善隣思奉顏色未有一詩云具陳云平生遊城郭
殂歿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
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好甘隨狐兔群何
知清風至君子幸為隣烈烈盛名德依行良賓于
年何旦暮一至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道衢良易
遵高門儻無隔何與折龍津其紙墨皆故敝常

鮑列補入

鮑列不缺

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乃為荅書慙懇切至
仍直赴期請與相見既去令隨視之至舍西一
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為具酒果須臾聞扣門
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東帶出迎秀才著角巾
葛單衣曳屣可年五十許風度閑和雅有清致
與相勞苦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奔秀才高第
屬四方多難遂無宦情屏居求志陳永宅未終
此地久處泉壤常飲風味幽明隔絕遂廢將迎
因^幸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鬱積何樂如之

夷荅曰僕以暗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久闕承
稟幸蒙殊顧欣感寔多因就坐嗽果飲酒問其
梁陳間事歷々分明自云朱异從子說异事武
帝恩幸無匹帝有識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
麈尾林邑所獻七宝澡瓶沉香鏤枕皆帝所秘惜
常于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异昭明太子薨時
有白霧四塞葬時玄鵠四隻翔遼陵上徘徊悲
鳴葬畢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之為湘東
鎮荊州王嘗使博士講論語至子見瞽者必安

鮑列作授

色語不為隱帝大怒乃醜殺之又嘗破北虜手
斬一裨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
子也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
就家讀策受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今
就門拜賀宋梁已來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
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大噓氣
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帝詔襄陽
造鳳林寺少利柱木未致津吏于江中獲一樟
木正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殯喪涕泣

鮑列作墳

不絕卧痛潰爛面盡生瘡侯景陷臺城中水米
隔絕武帝既勅進粥宮中無米于黃門布囊中
齋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不給而崩景得梁人
為長架悉的其頭命軍士以三投矢亂射殺之
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辯天
下大兩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為人傭
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
以擔竿繫甚困即祚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
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

鮑列作嘗

鮑列作竿

鮑列作後

鮑列作遂
鮑列作後

鮑列作延
鮑列作似

甚清奔甚成察交夷家有吉凶皆預報之復夷
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為長史吾亦預求察
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生人會當
有死縱復強近數年何以居此地君當勿辭也
夷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

唐暄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宅張執之後
隱居滑州衛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俱進士
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
習以詩禮頗有令德父亡哀毀過禮暄常慕之

及終制乃娶焉而由之衛南莊暄以故人洛累
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
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卜者問曰隔花泣者顏
隨風而謝窺井咲者喜于泉路也居數日果有
凶信暄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
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簾粧樓泣鏡臺獨悲
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
又曰常時華堂靜味語度更籌夜能人事改冥
寞委荒丘陽原歛薤露陰壑掉藏舟清夜粧臺

月空想画眉秋是夕風露清虛眈眈嘆不寐更
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声初遠漸近
眈驚惻竟有異乃祝之曰倘是十娘子之靈何
恍一言叙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湏臾聞
言曰妾即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寔
所愴惻感君誠心不以沉寃可棄每所記念是
以此夕與君如聞眈驚嘆流涕嗚咽曰在心之
事卒唯申叙然湏得一見顏色不恨張荅曰隱
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

也眈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先出前
拜言娘子欲得暫相止與七郎相見眈問羅敷
曰我與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于康家死矣今
何得在此荅曰被娘子贖來今看阿美阿美即眈
之亡女也眈又惻然湏臾命燈燭立于階階之
北眈趨前泣而拜妻荅拜眈乃執手叙以平生
妻亦流涕謂眈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
無據至子相思嘗不去心今會合之日冥官感
君誠懇放妾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

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款曲。晁乃令家人
列拜起居。徒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
陰陽尊卑。以生人為貴。君可先坐。晁即如言。幾
謂晁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入
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
乎。晁曰。有定矣。又問佛與道孰是非。晁曰。同源
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搃靈之司。出有入無之
化。其道大哉。其餘一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
此為累。晁惧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晁曰。冥中

珍羞亦備。惟無漿水粥。不可致耳。晁即命備之。
既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
然。晁悉飯其漫者。有老妪不肯同坐。妻曰。倚是
旧人不同群。小謂晁曰。此是紫菊。妪豈不識耶。
晁方記念別席飯。其餘侍者。晁多不識。聞呼名。
字。乃是晁從京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
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
曰。往日嘗弄一金釵。鏤合子。歲于堂屋西北斗
拱中。無人知處。晁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

乎今已長成。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曰：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曰：命下箴，惟申繾綣，宛如生。但竟年，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歸何處？答曰：在舅姑右。曰：娘子神靈如是，何不遂返生？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香不閑形骸也。君何不聽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妾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豈捨不啻既而綢繆。

繆夜深，曰：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豈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妾亡堂上，欲奪妾志，嫁與北庭，鄭乾覲姪，明遠妾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免。曰：聞憮然，鮑刺作延津劍，一沉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澤劍沉流。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由答。可乎？曰：曷曰不屬文，何以為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不為此言。志之事，今夕何害？遂裂

鮑列多問字

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
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塔兔月斜銀燭半含花
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為家
晁舍涕言及叙悲喜
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公婆使丹參
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
晁訣別晁修啟狀以附之慙衣聞香郁然不與
世同問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妻來堂上見
賜晁執手曰何時再一見答曰四十年耳由一
羅帛子與晁收之為念晁答一金鈿合子即曰

鮑列多問字

鮑列多問字

前途日限不可久由自非四十年內若于暮祭
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于月盡日黃昏時于野
田中或于河畔呼名字妻盡得也忽不樂久語
愿自愛言而就登車前去揚袂久之滅奔家皆
見事在唐晁手記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于財頗以周給為務治
第新成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
問之為人耶鬼耶久之答曰寔非人也比君龍泉
舍為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

鮑列作拜

鮑列多日字
鮑列作事

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
害于君且以君氣誼聞于鄉里故告耳達誠許
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即解
辭而去數日後來吾家已至廳吏亦無妨君賓
客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我等所
為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嘗為詩鬼忽
室中言曰君乃能詩耶我亦嘗好之可唱和乎
達誠即具酒置紙筆于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
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誠暫回顧則酒已盡

鮑列作試

鮑列作于

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義筆迹勁健
作柳体或問其姓字曰我尚言之將不益子主
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
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我家真姓字天地南頭
一點紅衆亦不諭也一日復告曰我有少子婚
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礼復欲借君後堂三日
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圍之三
日復謝曰我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
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召婢

鮑列作事

答數十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
言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
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吏至廣陵久之
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我將
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子甚無恙行當歸矣
新納一妾與之同寢我燒其帳後幅以嗜之心
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吏皆同後至龍泉訪其
居亦竟不獲
鬼董狐卷第五終

鮑列作戲

鮑列作爾大
鮑列作事

鮑列倒轉

鬼董狐五卷得之昆陵楊道方家此祇
抄本後有少許序零落不能詳其可
攷者云太學生沈又云光孝時人而
關解元之所傳也喜其叙事雖涉怪
而有據故錄置巾笥中以貽同好
泰定丙寅清明日臨安錢子跋

是書長塘鮑氏曾刊入知不足齋叢書者庚申冬日得是本于亂時
其中亥承魯魚觸處都有每若難讀今春用以勘鮑本其足以糾
鮑列之誤者甚多而此本錯處亦藉鮑列參攷至其勝于鮑

刻以及義可兩通者均仍其舊不敢以刊本而亂此鈔也標題
鮑本僅稱鬼董此多一孤字其意似較鮑刻為勝然難臆度
當再考之耳 同治甲子清和三月孫峯蔡廷相識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